

## 保卫“巴别塔” ——翻译的本体论探源

裴程

“那时，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‘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’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：‘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’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：‘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语言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。我们下去，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。’于是，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（就是变乱的意思）。”<sup>1</sup>

——《圣经·创世纪·十一》

在西方译学领域里，“巴别塔神话”通常是讨论的出发点，而且也是无法回避的参照系。

关于这个神话的阐释，大多数学者遵循传统的圣经解读，认为半途而废的巴别塔象征着上帝对觊觎天机的人类的惩罚。这种观点将语言差异的现象视作人类的灾难。“巴别塔之后”语言之间的混乱使人类生存于一种被动状态中。人们要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，就必须翻译。“理解就是翻译”，这是乔治·斯坦纳的译学名著《巴别塔之后》的基本命题。<sup>2</sup>这一类阐释包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：“巴别塔之前”“天下人口音言语都是一样”。那么，万众一语的状态，似乎成为翻译所追求的最理想境界。瓦尔特·本雅明就曾指出，最高境界的翻译就是抵达“纯语言”。<sup>3</sup>而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翻译大师们也曾提出过“万有通译”的世界文学理念。安伯托·艾柯在《欧洲文化对完美语言的寻求》一书中，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欧洲历史上对建立一种完美的、普遍通用的语言的梦想和追求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努力的原始动机都是为了“医治巴别塔的创伤”。<sup>4</sup>

另一种观点是把“巴别塔神话”放在“创世纪”原始分化的系列中来阐释。保尔·利科就是其代表人物。<sup>5</sup>如果说创世是从一个绝对同一的“混沌”分化万物的过程，那么“巴别塔”就是这个分化过程的一个不可逆转的环节。没有差异就没有存在，于是上帝区分天和地、光明和黑暗、水和气、亚当和夏娃、伊甸园和人间、农耕和畜牧、善和恶等等，直至人类最内在的属性：语言。从这个分化创世的角度看，圣经关于巴别塔的记载，没有惩罚和惋惜的涵义。用利科的话说，“事情原本如此”。**巴别塔现象（语言差异）是人类生存的组成部分。**正如亚当和夏娃在被逐出伊甸园前不知何为生存，该隐在杀害兄弟夏伯之前不知何为兄弟情义一样，人类在巴别塔之前，不知何为语言。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，“巴别塔之前”的同一语言不过是形而上学的“神话”。人起源于伊甸园里的“堕落”，人类语言始于巴别塔的“失败”。

这种对语言差异的起源性阐释，为我们的讨论明确了第一个基本观点：差异非但不是语言的否定性因素（惩罚或灾难），相反，它是语言的基本存在形

<sup>1</sup> 本文参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出版的中英对照译本。

<sup>2</sup> 本文参照法文版：Georges Steiner, *Après Babel*, Albin Michel, Paris, 1978。下引简称 Georges Steiner。

<sup>3</sup> 瓦尔特·本雅明 (Walter Benjamin), 《译者的任务》。Walter Benjamin, *Oeuvres I*, 法文版, Gallimard, collection “Folio essais”, p. 257, Paris, 2000。下引简称 Walter Benjamin。

<sup>4</sup> Umberto Eco, *La recherche de la langue parfaite dans la culture européenne*, 法文版, Seuil, Paris, 1994。

<sup>5</sup> Paul Ricoeur, “Le Paradigme de la traduction”, *Sur la traduction*, pp. 34-37, Bayard, Paris, 2004。下引简称 Paul Ricoeur。